

# 西非神學家對中國的印象

邱倩文譯

編者按：一九八六年五月在中國南京召開了一次國際合一會議，來自布魯塞爾 Pro Mundi Vita 的鄧守成先生曾訪問了安高柏·明神父。明神父乃耶穌會士，來自西非喀麥隆 (Cameroon)，現與當地一個稱為「真福子民」的基督徒草根團體生活在一起。明神父亦是「第三世界神學家協會」的聯絡人。

鄧：明神父，你可否簡述你來中國出席會議的經過？

明：我們是應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之邀而來。具體的細節則由服務於加拿大中國計劃的朱梅芬修女安排。「第三世界神學家協會」久已關注中國教會，因為中國也屬於第三世界，然而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神學家尚未加入該協會。

鄧：你們的訪問已經接近尾聲，你是否仍然認為中國屬於第三世界？

明：當然啦！我所遇到的中國人民特別在農村地區，都使我想起非洲的人民，他們既貧窮且純樸。我也看到城市和農村的分別。當然中國和第三世界地區有些不同。早在數世紀前中國城市已經開始發展，而後者只是近期才開始發展。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尚有另一種分別，就是階級平等，這似乎是中國在政治及社會方面抉擇的結果。我看不到貧富懸殊，也沒有像我們城市所存在的消費泛濫的

情況。街上全部是單車，只有少數私家車，和我們的交通擠塞現象有強烈的對比。非洲的大都市缺乏某些控制社會消費擴張的下層組織。

鄧：你對中國人有何印象呢？

明：我認為他們十分純樸，亦很慇懃款待人客，不僅是我們的主人，連學生和在街上遇到的年青人也很熱誠地和我們攀談。我也曾到過蘇聯，而我所得到的感受很不一樣。事實上，有一點令我很驚奇：在非洲各地有不少從中國來的專業顧問，他們傾向於只與自己國人相處，不和當地人打成一片，所以我所得的印象是中國人較含蓄和很難信任。可是，當我來到中國，我所得到的印象恰好相反，他們既開放又開朗，而且平易近人。有兩件事使我最感詫異。第一：中國人似乎很沉着，他們知道自己的目標，表現得滿足和愉快。在非洲的情況却不相同，所以在非洲社會主義很難紮根，我

們無法控制資本主義的價值。第二：我發覺中國人很有紀律，在全國的目標上十分團結。天主教會與中國的緊張局面，可能是來自這些民族性的特質。

鄧：你可否在這方面再詳細解釋一下，我想聽一聽非洲人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明：我想中國與天主教會的問題是來自文化價值觀的衝突。在中國有一個全國性的計劃和目標要去達成，而某些中國天主教徒則很想依照這全國性的計劃來行事，否則他們很難使自己的教會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接納。結果，這一點使到中國與天主教會之間的歷史情況相當混亂，然而，中國的天主教會今日可說是很活躍。

鄧：你未來中國之前已經知道中國和梵蒂岡之間的衝突嗎？

明：我從書報中閱讀過有關愛國會成立的糾紛。現在因為我能親身接觸他們，所以除了那些衝突以外，我有別的看法。他們給予我們的接待和堅持自己和我們一樣是天主教徒使我很感動。我沒有向他們問及梵蒂岡，只是問他們說：「你們是否也像我們一般是天主教徒？」他們回答說：「我們屬於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我遇到的都是年長的神父和主教。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神父的平均年齡是六十五歲，而主教是七十歲。這種情況使我改變我的觀點。一般而言，老人不會太反叛，他們不是與羅馬分庭抗禮，只是想挽回國家的局面而矣！

我真的受中國教會的古舊方式所感動。我年青時經歷過梵二以前的那段時光。固守着那些古舊禮儀可能就是他們

的抉擇，認為是表達天主教徒身份的最好方式。同樣在教義層面，也可以這樣說。

鄧：你們是「第三世界神學家協會」的代表，有嘗試與中國基督徒進行一些神學討論嗎？

明：與天主教徒的交談不十分多。他們只想聽，又說沒有時間反省神學，而且許多教會領袖並非知識份子。在幾次聚會中，我們會向他們介紹了解放神學。他們反應說：「在天主教會傳統的教義與教規問題上，我們沒有任何困難。至於解放神學，我們的處境是解放後的處境。」

和基督教徒，我們却有較多的神學分享：特別在南京和上海。他們談及中國「解放後」的神學有別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神學。他們描繪自己的神學為「降生神學」，反映出中國基督徒如何投入民衆之中。

我對這神學有積極的印象。中國要求我們更改第三世界神學的定義，因為在第三世界中也有一些解放後的世界。

鄧：降生神學不是也包含了十字架神學的含義嗎？豈能忽視批判及先知性角色呢？

明：不錯，我們也提到這方面。他們引述文化大革命為十字架的經驗。我們却提出解放神學中的解放是永無止境。舉例來說，既然中國的經濟與政治仍在進行改革，那麼基督徒應繼續反省解放的過程。

鄧：「社會分析」是解放神學重要的一部份，你在中國解放後的神學中找到這一點嗎？

明：沒有，我認為他們的神學更好說是一種

妥協和適應具體環境的產品。但是，我們尊重他們，亦嘗試不以第三世界神學家的目光去衡量，因為在我們國內，我們可以很自由地批判國家。我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對政治有某種程度的敏感，所以教會所強調的是精神的重建。

鄧：最後，你可否對南京會議表達一下你的意見？

明：我認為這個會議是件好事。當然，我希

望有更多中國人參予和多些討論合一的交流，因為這次所做到的只限於物質方面的討論。在非洲我們會談到人類學上的「貧窮」。就如在經濟及政治關係上的不平衡，我們的「分享」及「交流」亦可能出現不平衡的現象；分享和交流不可以是單軌的，而該是互相的，我們大家都是在某些方面富足，而在另一些方面却很貧窮；而所謂分享，就是共同分享大家的貧和富。



## 世界宗教和平會議在京舉行

世界宗教和平會議第一屆國際理事會會議，於六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召開。來自三十多個國家的一百一十位代表參與了是次會議，而作為主辦機構的中國，共有來自五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回教）的三十位代表出席。

「世宗和」前任主席、印度新德里的費南迪斯總主教、美國加州的昆恩主教及加拿大籍的REMI DEROO 主教均曾赴會。會議結束後費南迪斯總主教途經香港，接受本刊及本港多份報章的訪問。他表示，今次是中國宗教界首次主辦世宗和會議，意義重大。透過由中國宗教界主辦促進世界和平的

活動，可讓中國政府了解到宗教在建設社會方面的貢獻。

今屆國際理事會會議以「核子裁軍」為主題。會議上各國代表亦坦誠談論到人權問題。費總主教表示，代表之間的觀點儘管不同，但彼此十分尊重他人的意見。他指出，中國人對宗教自由的闡釋顯然與外國人有所不同，他個人所看的宗教自由層面較寬，包括宗教團體有權辦理自己的學校及社會服務活動。在這方面，中國內的情況亦漸見發展。

會議期間，費南迪斯總主教應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宗懷德主教之邀請，主持聖體降福禮，禮儀上費總主教表示希望國內天主教界與普世教會能有更多民間的接觸，促進交流。

大會於六月三十日圓滿結束，並得出四項總結及議決：(一)促進及組織研究工作，以探討透過宗教達致和平的途徑；(二)在有宗教衝突的地方，推行「寓修和於服務」的工作；(三)協助未加入「世宗和」的國家編寫各自的會章；(四)訂定第五屆「世宗和」全體大會於一九八九年二月在澳洲墨爾本舉行。